



编者按

又是一年春天，又是新一轮“我在海边读书”系列活动。
对阅读者而言，读书淡忘四季，不论新旧、无畏西东……世界很大，但随着书页翻卷，每一天都是全新的世界，每一个都是全新的自己。
在这里，读书不是孤独的事。潮声是低语，鸥鸟是过客，而文字是散落在沙滩上的贝壳，等着被拾起、被倾听。
愿我们在这里，以书为舟，以海为路，读一行诗，遇一片天。

从今天傍晚开始——读毕淑敏的《从今天傍晚开始》有感

□周海鸟

《我喜欢辽阔的地方》这本书莽撞地闯入我的眼眸，啪的一下扎进心湖。一阵悸动之后，它就出现在我的书桌了。

这本书的作者是毕淑敏老师。毕老师的文常带着雪域的高远与清澈，带着医生的敏锐与犀利。但这篇文章倒与其一贯的文风格有不同。

《从今天傍晚开始》是书中的一篇短文，很短，加上标点也只有600多字，就其字数而言是稀，就其内涵而言是深，就其情感而言是浓。

“从今天傍晚开始”这个题目给我熟悉亲切的感觉。提到傍晚，想起晚霞在海天交界热烈燃烧；老屋顶上袅娜的炊烟，是黄昏跟踉跄跄的诗行。

淑敏老师写这篇文章的时候，许是恰好黄昏。一抬头，霞光猝不及防撞进怀里。傍晚，是一日的尾奏，弦音拖长，渐弱，渐隐，渐失。她说从今天傍晚开始，大胆揣测言下之意是为从此刻开始，不必等到明天。

明代诗人钱鹤滩在《明日歌》中这样说：“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我生待明日，万事成蹉跎。

书脊上的年轮

□陈斌

封面烫金的“演义”二字已褪成暗褐色纹路，父亲题写的赠书日期却仍在泛黄扉页上站得笔直。这本是1963年中华书局竖排版本的，书脊三道裂缝里藏着数十载光阴，修补用的牛皮纸边角微微翘起，露出底下不同年代的糨糊结晶——米浆的浑白、化学胶的透亮、现代胶水还粘着星点亮片。

九岁那年的大白兔奶糖的透明糖纸还混在书页里。生字多得像麦芒扎眼，“腓肉复生”的“腓”字旁歪扭着铅笔注音，后边括号里解释“大腿”；“郾坞”下画着箭头指向“董卓老窝”；读到诸葛亮骂王朗“皓首匹夫”，忍不住用尺子压着折角——米浆的浑白、化学胶的透亮、现代胶水还粘着星点亮片。

初二夏天骤雨敲窗时，正看到赵子龙单骑救主。铅笔突然在空白处狂奔，“常山赵子龙！”字迹力透纸背，撇捺间还甩着墨点；看到张飞断桥那声吼的精彩处，拉扯得书脊突然开裂。铅笔写着当时的批注：“蛇矛裂空云变色，吼断流水石崩裂。”当时是用了一段牛皮纸来补上，现在也早已蜕变成姜黄色，抚摸得多了，倒有点像虎皮上的斑纹，裹着少年拍案而起的余震；

若晓今生多风雨，可愿执书伴此生

□刘小红

海岛的夜，静谧深邃。夜幕低垂，万物在寂静中悄然沉睡，唯有窗外偶尔传来的车辆疾驰声，如流星划过夜空，短暂地划破这份安宁。屋内，台灯散发着温暖柔和的光，给整个房间披上一层暖煦的薄纱。不经意间，我的目光再次被床头柜上那本《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所吸引，它宛如一位相识已久却又沉默寡言的老友，静静地伫立在那里，等待着我再次翻开，探寻其中的奥秘。

初至海岛，地域的差异与生活习惯的天壤之别，如同一堵无形的高墙，将我困在其中，内心满是迷茫与无措，孤独感如潮水般蔓延。闲暇之时，我常常踏入当地的图书馆，渴望在书的世界里寻得慰藉。在一排排高大的书架间缓缓徘徊，指尖轻轻滑过一本本排列整齐的书籍，突然，《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跃入眼帘。或许是书名中蕴含的对自由与远方的向往，如同黑暗中的一点曙光，穿透我落寞的心境；又或许是封面上那独特而神秘的画面，与我内心深处冲破当下困境的渴望不谋而合。几乎是出于本能，我将它借回了家。

回到住处后，我匆匆翻阅了几页。然而，彼时忙碌繁杂的工作和略显浮躁的生活节奏，让我难以静下心来深入品味书中的世界，它便被搁置在一旁，如同被我暂时遗忘在角落的救贖。

直到初春的一个夜晚，工作的疲惫与生活的喧嚣渐渐远去，我终于拥有了闲暇的时光和宁静的心境，重新翻开这本书。当真正沉浸其中，我才惊觉，它远不止是一部简单的励志故事，而是美国作家、历史学家塔拉·韦斯特弗的自传体小说。塔拉于1986年出生在贫穷且蒙昧的大山深处，她的父亲是一名患有双向情感障碍症却又无比虔诚的摩门教徒。她的童年与青春岁月，被垃圾场中堆积如山的废铜烂铁和机器切割废品时发出的刺耳轰鸣声所充斥，生活深陷于泥泞与沼泽之中，恐惧

世人若被明日累，春去秋来老将至。朝看水东流，暮看日西坠。百年明日能几何？请君听我明日歌。”

坐待明日是理直气壮的常态，仿佛明日万事皆成仁成义。今时日西坠，凡事皆了，希望和成功只在明日。殊不知明日几何，今日若懈怠，明日复蹉跎。

毕老师以“从今天傍晚开始”为题，结尾又以这句话为结，点出活在当下、干在当下、努力在当下、起航在当下的哲理。

当我看到这句话的时候，心里有一股温和且湿润的力量流动，莫名湿目。不管你曾如何彷徨犹豫、如何灰心失望，拯救你的永远不是明天，而是此刻霞光猝不及防撞进怀里的傍晚。

毕老师将读书比作幼儿学语。幼儿牙牙学语时充满求知欲，天下始不闻，四海皆学问。我记得儿子开口的第一句话不是喊爸喊妈，而是问：“这是什么？”他的心中积蓄了太多的“这是什么”，终于在能吐字咬音的时候迫不及待地表达出来了。幼儿求知最为积极，所以成长也快。什么时候，我们对于世界和阅读失去了

青春期的炭笔在书缝里攻城略地，长坂坡段落的空白处挤满未成格的七律；赵子龙银枪挑破的诗行旁，附带着我当时的铅笔批注：“银枪挑破黎明白，婴啼声中曙色开。忠勇何须千金诺，肝胆照夜即雄才。”少年时的日光灯管嗡嗡作响，笔迹变成了黑墨水的冷静。官渡之战页脚爬满势力对比表；赤壁火攻段落下划着三重波浪线；批注小字挤在夹缝里“借东风实为借人心”；某年的梅雨时节，翻到批注写在泛脆的纸上。“诸葛瞻殉国与刘禅降魏，孰轻孰重”的疑问旁，不知何时多了行蝇头小楷：“父辈铸的剑，儿孙未必举得起。”

晨光漫进书房时，不同色墨的批注在纸页上叠成特殊的花纹。蓝黑钢笔水沉淀成青苔，铅笔痕淡作薄雾，红墨水像未结痂的伤口沁在“出师未捷”字句旁。那道贯穿书脊的裂痕，此刻正爬过“汉”与“贼”的边界，补的牛皮纸边已生出毛边，新糊的糨糊晶亮映着35年的年轮。

我站在书橱前，阳光正照在第三层这本破损严重的《三国演义》上。书脊的裂缝积满灰尘，在照射的阳光里起伏飘散。这本书伴随我35年，窗边的榉木桌是固定阅读点；九岁跪在绣花椅垫上看书，糖纸夹在“郾坞”章节做书签；十四岁暴雨天蜷在

与绝望如影随形。在父亲的观念里，疾病与苦难皆是上帝的考验，政府和学校则是充满阴谋的存在，大山之外仿佛危机四伏。他们的生活几乎与外界完全隔绝，孩子生病也不许看医生。塔拉曾不小心从吊车上跌落，血流不止，却只能在家中进行治疗简单的处理；母亲遭遇车祸头部遭受重创，父亲依旧固执地坚持“命是由上帝决定的”，坚决拒绝就医。父亲的专制、哥哥肖恩的暴力，与热爱书本、怀揣梦想的塔拉形成鲜明对比，复杂的家庭关系如同沉重的枷锁，紧紧束缚着塔拉的生活。这些看似平淡无奇的文字，却如同一记记重锤，狠狠地敲击着读者的心灵。

然而，正是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中，塔拉凭借着对知识的强烈渴望和自我意识的觉醒，勇敢地迈出了冲破大山束缚的第一步。她的故事让我不禁想起那句“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她用自己的亲身经历证明了，即便身处黑暗的深渊，阅读与教育也能成为斩断黑暗的利刃。从最初的迫切逃离，到最后勇敢地直面曾经的生活，并与之和解，塔拉的经历让我深刻地看到了阅读与教育所蕴含的强大力量。她不仅改变了自己的命运，也让我明白，无论困境多么艰难棘手，阅读与教育始终是我们冲破黑暗、走向光明的有力武器。

塔拉的经历，让我不由自主地回忆起自己初上岛的那段日子。那时的我，就如同塔拉初入大学时那般，满心都是迷茫与无措。面对周围人们热火朝天的讨论，我只能默默地坐在角落，真切地体会到因地域、生活习惯、语言表达和民风民俗差异所带来的融入困境。阅读，逐渐成为我茶余饭后生活的主旋律。读《大海喂养着我们》，我深深领略到海岛人对大海那份源自心底的敬畏；读《追赶太阳的人》，我真切感受到制盐人的艰辛与坚守；读本地诗人的作品，我又被他们对家乡深深的眷恋

求知欲，我们什么就停止了成长，停止了进步。

幼儿时最为谦逊，因为他觉得自己什么都不懂。何时我们保持幼儿的谦逊，我们才能在别人的文字里汲取最多的养分。人之一生，短暂，有限。获知有限，经历有限，年龄有限，疆界有限，认知有限，诸多有限加之于身，终不得豁达通透。毕老师言“读书是精神的再一次牙牙学语”，这句话真有点睛之妙。读书使我们领悟世态人情、耳朵拉长、视力锐利清晰、生命线延伸、心智丰盈而强韧。

以浅显的说辞表达深刻的道理。寥寥数语，干脆利落。文章短小精悍，布局严谨，点到为止，这正是文章的精妙之处，手法很高明，只有高手能驾驭。

篇首从文学谈到读书，再由读书聊到写作，最后将读书与写作之间连上纽带，引出轨道和引力的比喻，一气呵成自然点题：从今天傍晚开始。

本文谈到读书与写作之间关系的时候，也非常巧妙，“由读而写，由写而读更多的书”。两者相辅相成，相互成就，相互影响，形成圆形轨道，建立良好循环。

藤椅里，书脊开裂声与雷声同时落在长坂坡段落；此刻晨光里的电脑显示器旁，茶水的热气湿润了书页。

听到檐角铜铃响，想起某个夏天的午后。十岁生日收到的钢笔在“隆中对”章节留下墨渍，母亲晾晒的蓝布衫在砖地形成水痕，与《出师表》的笔迹形成对照。书页边缘残留着糖渍，铅笔批注被手指蹭模糊，那些字迹跟着买冰棍的脚步，融化在岁岁年年的黄梅雨季里。

书脊已用牛皮纸修补三次。第一次在高考前夕，水笔在“乐不思蜀”旁写下疑问，窗外玉兰树的花瓣落在书缝；最后一次修补带着大学录取通知书的油墨味。现在封底翘起处可见各时期批注：铅笔画的兵器覆盖中考结束时期，荧光笔标注的兵法旁贴着信息索引，红色标记的“汉贼不两立”附近粘着爬山的植物标签。

铜镇纸压着的尾页有35年累积的痕迹：蓝黑墨水形成固定色块，铅笔字褪成灰色，红色批注边缘氧化发暗。书脊的纵向裂痕横横所有修补层，手指触碰时能感知不同年代的痕迹。当阴影漫过末章“分久必合”字样，纸张的重量已超过书籍本身，成为包含35个春秋的实体年表。

与热爱所打动。随着眼界的不断开阔和知识储备的日益丰富，我渐渐能够与左邻右舍愉快地聊天，与同事外出游玩时，我们还能互相担当向导，共同话题也越来越多。在社区举办的读书分享会上，我结识了许多志同道合的朋友。我们围坐在一起，热烈地探讨书中的情节与人物，毫无保留地分享彼此的感悟。在这个过程中，我不仅收获了丰富的知识，还收获了弥足珍贵的友谊。当与志同道合的老师、文友坦诚相见，敞开心扉交流读书心得时，彼此之间的距离瞬间拉近，氛围也变得愈发融洽。

工作上，阅读同样给我带来了巨大的帮助。通过广泛阅读不同体裁、风格各异的书籍，并将所学巧妙地融入文案创作之中，我能够更加精准地组织语言、清晰地表达观点，工作效率得到了大幅提高，也因此得到了领导的认可和同事的赞赏。

在东海之滨的这座海岛上，阅读早已悄然化作我生活的底色，渗透进日常的每一处角落。

回望来时路，我逐渐发现，在人生的不同阶段，对于阅读、对于每一个故事、每一首诗词的理解都会有所不同。小时候，钟情于风花雪月的浪漫；随着年龄的增长，开始叛逆，渴望逃离现状；而当真正走过半生，似乎更能体会苏东坡和陆游的心境，懂得人生不如意之事十有八九，于是渐渐学会与生活和解，领悟“我心光明”的那份释然，在慈悲中学会坚强，在寂寞中学会宽容。勇敢地面对生活中的鲜花与荆棘，即便含泪也要奋力奔跑，去认识、接受并逐渐超越自我。

正如朱熹所言：“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愿我们都能紧紧握住阅读这把钥匙，在迷茫时找到前行的方向，于困惑中发现希望的曙光。在广阔无垠的天地间，如飞鸟般自由自在地翱翔，向着梦想奋力高飞，追逐那熠熠生辉的理想之光。

读书影响写作是因为“和热爱成长的婴孩一样，听得多了，你就有想说的愿望。把自己的心语倾吐出来，在茫茫人海中寻觅相似的感动。”读的书多了，见识广了，思想深邃了，认知深刻了，便有万般滋味在心中，不吐不快了。

古人言，书到用时方恨少、读书万卷下笔有神。我们在写作中觉词穷，觉顿塞，只因读书少。写作优秀的人博览群书，古今中外俱达。一个人若说自己喜欢写作，却不喜欢阅读，这是不合格的喜欢。一个喜欢写作的人，必定是一个喜欢读书的人。

淑敏老师的一生，写了无数篇优秀的文章，将其归纳孤独赶路为寂寞和人生的悲悯关爱，这是真诚也是谦逊。

毕老师的这篇文章给予我另一个启迪。长久以为文章是越长越优秀的，越长越有水平的。文若不长，恐会表达不清不全。但此文却是短而不匆促，短得明朗，脉络纹理清晰可见。话不长，意却满了。

文学的世界是广袤深邃的，那就从今天傍晚开始，开始读书，开始写作！

读《天堂》：

在KPI之外看见命运的另一种打开方式

□苗红年

人到中年，在生活的浪潮里起起落落，经历了诸多的酸甜苦辣，读书时便多了几分对生活的洞察，连读小说都带着“复盘人生”的职业病。翻开阿卜杜勒扎克·古尔纳的《天堂》时，正值加班后腰酸背痛的深夜，台灯把书页照得泛白，恍惚间竟觉得主人公少年谢赫的漂泊，像极了我们在KPI与房贷间的挣扎——都是被生活“抵押”的人，只不过他押给商人换债务，我们押给甲方换月供。

谢赫被父亲送去抵债那段，读得我直拍大腿：这不就是中年版“被社会毒打”的前传？当爹的算盘打得噼啪响，像极了天天给你“画饼”的领导。谢赫跟着商队走南闯北，见识到的残酷世界，比我们在客户群里遭遇的“凌晨改稿”“预算砍半”更直白——饿殍遍野的村庄、被战火摧毁的家园，没有职场黑话包装，直接把生活的骨头渣子拍在你脸上。这时候突然懂了，王小波说的“生活就是个缓慢受锤的过程”。原来在非洲大陆早有同款剧本，只不过我们的“锤”是Excel表格，他们的“锤”是殖民铁蹄。

书中最妙的是商人家的花园，表面繁花似锦，实则是权贵的私人剧场。谢赫在这儿谈了场“高危恋爱”，爱上主人家的女人，旋即被当作“破坏风水的杂草”扫地出门。这让我想起上周参加的校友聚会，西装革履的同学们在星级酒店谈“资源整合”，背后何尝不是另一种“花园潜规则”？你以为自己是座上宾，其实不过是他人社交版图里的临时NPC。张爱玲说“生活是件华美的袍，爬满了蚤子”，放在这儿简直精准——花园里的玫瑰再绚烂，有时也盖不住阳光下的阴影。

古尔纳的笔触很有意思，明明写的是刀光剑影，偏用散文诗般的调子。比如谢赫梦见野兽追咬，醒来只说“喉咙里像卡着半片晒干的棕榈叶”；看见山之绿光，也不煽情，只淡淡一句“像被神明的手指点了一下”。这种“举重若轻”的叙事，像极了中年人讲笑话——表面云淡风轻，内里全是被生活揉皱的褶子。就像我们半夜蹲在阳台抽烟，跟老婆说“楼下的路灯又坏了”，其实心里想的是“今年的奖金怕是要泡汤”。

往深了想，《天堂》哪里是讲非洲往事，分明是中年人对人性复杂的觉知。人性的复杂，从不分大洲大洋，也不分西装或长袍，只是在不同的舞台上重复上演。就像我们在生活中，也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人，见证人性的善惡。在困境中，人们展现出善良、勇敢和坚韧的一面，让我们看到人性的光辉。然而，人性中的自私、贪婪和残忍也时常暴露。比如在一些利益纷争中，有的人会为了自身利益不择手段。小说中，战争场景下，士兵为了保护家人杀害无辜平民，深刻揭示了战争对人性扭曲。这让我思考，在极端环境下，人性究竟会走向何方？是坚守善良，还是被恶念吞噬？

我曾写过这样的诗句“中年人的沉默里只剩下微贱”，这话放在谢赫身上尤其贴切。这个少年从头到尾话不多，却把所有疼痛都咽成了心里的刺。就像我们人到中年，朋友圈越来越安静，却在深夜的家庭群里发“多喝热水”；跟客户赔笑脸时八面玲珑，转身却对孩子的作文本发愤——有些话，说出来显得矫情，咽下去又碍得慌，最后都成了保温杯里泡不开的枸杞。

合上书时，窗外已泛起鱼肚白。忽然觉得古尔纳这人挺“鸡贼”，明明写的是历史伤痛，却让每个中年人都照见自己：谢赫找不着的“天堂”，不正是我们在996里追寻的“诗和远方”？他被命运推搡着前行的无奈，不正是我们面对体检报告异常指标时的心慌？但妙就妙在，古尔纳没把故事写成苦情戏，而是像个老茶客，把苦涩涩泡在时光里，让你喝着喝着，竟尝出几分回甘——原来所有的漂泊与挣扎，最终都会变成你跟生活过招时的底气。

下次再加班到崩溃，不妨想想谢赫在商队里数星星的夜晚。我们未必能逃离生活的“抵押契约”，但至少可以像他那样，在看见世界的残酷后，依然记得山之绿光的温柔。这或许就是古尔纳藏在文字里的中年哲学：日子越难，越要在尘埃里种朵花，哪怕这花带刺，也是自己跟命运杠到底的勋章。